

出游是对感官的慰藉与酬劳——为了功利俗务或所谓理想,在持续的追求中,我们的触觉、嗅觉、视觉、味觉、听觉等诸多感官变得疲乏、单调,它们渴求一次放空与补偿,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,结交陌生的人,品尝陌生的饭食。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春末夏初,我去去了贵州梵净山。

### 嗅觉:从满到空

去往梵净山是一个缓慢靠近、带有仪式感的过程——先坐3小时飞机到贵阳,再坐4小时汽车到铜仁,接着再往下,到印江县,到永义县,到团龙村,到黑湾河,好像台阶一样,一级一级地走。这过程当中,景色与风情、气氛与节奏的变化自不用说,这光里说嗅觉一项。我一向对嗅觉十分看重,小说里也多次写过这样“有着敏感鼻翼、像蜂鸟一样张开”的人物。

贵阳,其实还是像大多数城市一样,空气里拥挤着仓促的、浑浊的现代都市之气。渐之,往东北的铜仁方向去,山水迢递,浑油与拥挤就开始稀释了,从满到浅到空,大自然的恩泽开始显现,静默地,如温柔的手掌抚过舒展的大地,呼吸之间,新鲜的陌生的细腻的涌动而来,像羞怯的对视,像萌芽中的告白。我们好像连说话声也变细小、秀气了,以便与这样的空气相匹配。

稍晚,在永义,又碰上了微雨,空中又增加了更多的湿润与清凉,通往心肺的深处。我有一个朋友是肺科专家,她给我讲过许多关于肺部的细节,比如,像筛子,又有些像空调上的过滤网,孔洞里布满灰尘与积垢。永义的微雨中,想起这么个比喻,我连忙跺跺脚,清清嗓子,大声呼吸、用力呼吸——一边一厢情愿地想着,但愿那筛子或过滤网可以为之稍清吧。

最美妙的则是次日清晨。我与同伴,当然还有我的小说人物,那位嗅觉灵敏的朋友,我们一起在山脚下散步。远观山顶,云雾茫茫,近看诸物,晶莹剔透,连树杈间的蜘蛛网上都有露珠滚动。这时的空气,是最为上等最为纯净的了,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觉察其存在,再怎么鼓动鼻翼,也是一片既令人

满足又令人惆怅的空白,这就像最深沉的爱恋,最虔诚的修行,到某一个程度,是失去存在感与具象感的。

我们在沉默中走了很远,用心品味这样奢侈的呼吸,奢侈的不仅是呼吸,还有一种散淡感、去功利感,似有茫然,又有顿悟。空的呼吸,空的境地,空的释然。这样的滋养,不独于污浊的肺,更于疲惫的心,于整个奔波的生命。

这短短半个时辰,也许我会记得半辈子。

### 视觉:古旧与天真

视觉不需要任何特异功能,一双妙目即可。梵净山处处可圈可点,青山绿水,涧水流石,云雾仙境,皆可入画。尤其是云雾之美,从缆车之上极目观望,比记忆中的黄山云雾更为浩渺,更为浓厚。这样的云雾,就是当真走出几位仙人,几位童子来,似乎也是毫不奇怪的。

山上之景,想来早已获得众人夸赞,但山下之景,亦是大有看头,如果习惯性地做一个概括的话,我愿意选这两个词:古旧、天真。

通常意义上的古旧二字,或许是贬义,但在旅游资源中讲,便是值得稀罕的气质。中国现在盛行乡村旅游,这股风气之下,乡村的气质开始发生了表演性、包装性的变化,过分的整齐,刻意的梳妆打扮,讨好的周到体贴,到处都是一副开门待客、赚取银两的样子。幸之,梵净山周边的村落,还留有古旧与天真。

梵净山下,有永义、合水、新业、团龙等村镇,如棋子星散,眼光所见,总是木头、石板、瓦片、茅草、溪水、廊桥、水车、灶台、土豆与玉米地、杜鹃树、黑狗、篱笆……十分原生态。更可爱的是满墙乡村标语与宣传画,既带有上个世纪的语感,又兼具时下的时政要义,画风拙朴,直心直快、朗朗上口,惹得大家喜不自禁拍个不停。这种乡野特色,无法简单地用好或不好来形容,它就是一种坦荡的真实,像村姑脸上两坨风吹雨打的腮红,朴素、美好又令人感慨。

这里有许多老屋,有的年久失修,显出残败,有的却生气盎然,使用至今。我们一行人,冒失地跑到一户人家的堂

### 行走

## 感官五重奏

□鲁敏

屋去拍照,只因这家壁上有一处历史久远的木刻,朱红色的一枚“福”字,约有200多年。家中的三两个妇女,有的在廊下择菜,有的在灶间烧火,其中一位老妇人,搬了几条凳,操着有些难懂的方言邀我们坐下歇歇,她再接着去忙她的,非常自在,旁若无人一般,听凭我们来来去去——这种古朴散淡的山人风度,殊为可爱。

再举一例为证。在合水镇,我们观看有名的蔡氏古法造纸,其中一个步骤,是借山溪流车牵动大水车,转化成动力,用以捣打构树皮。我们去的时辰巧,正碰上一位中年男人在河边的茅草棚里进行这一古老劳作,一群人立即兴奋地扑上去,各自举起相机手机,高高低低远远近近好一阵子猛拍,同时啧啧赞叹议论纷纷。而这位正在劳作的老兄,白衫黑裤,置身溪水一畔,头顶半片茅房,清风徐来之中,愣是从头到尾一言不发、动作一丝不苟,连头都没有抬半下,简直如在修行的世外散人一般。

这样的旅行观感,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,尤其在沿海省份的乡村,大部分情况下,游客还没有靠近呢,诱说表演宣讲之态已跃跃欲试,叫卖拉拢劝说的辞更是四处响起,简直叫人无法招架,似乎不买点儿什么便是罪过。两相比较,更觉这里古风陶然,令人敬畏。

### 味觉:掉进糯米缸

因湿气较重之故,此地饮食偏好酸辣,善制各类熏肉,又善产优质糯米与各类豆制品。上述种种,只讲一样——我天生偏爱糯食,到了这里,真等于是小老鼠掉进了米缸,还是糯米缸呢!

在村落里吃饭,主人热情,拿出接待远客贵客的热忱,除了桌上的大盘大碗,

诸如精豆腐、绿壳蛋、土山鸡、野菌子,以及名字都叫不出的各种树皮菜、地野菜之外,更连主食上也翻新花样。端上来的,可不是普通的米饭,而是糯米饭,也不是普通的糯米饭,里面还有料!前后几日,我共吃过三种:一是与土豆同煮,土豆之香与米谷之香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喷香无比,尤其是靠近铁锅边缘的微焦部分,土豆的糖分有所渗出,凝为黑黄,饭粒也随之结为锅巴,二者融合,又脆又糯,实为入味!我与另一朋友,二人同怀鬼胎,为了找这样的土豆锅巴饭,把盛饭的器皿给翻了个个儿。第二种是与猪肉同煮,说实话,这真是太豪气的做法,猪肉乃精选之品,肥瘦得当,已十足入味,肉油与酱汁的浸泡与长时间焖煮使得糯米饭团粒粒晶莹油亮,肥厚富足,劲道带汁,香得几乎舍不得嚼碎,齿间流连,一吃三叹!说句不怕见笑的话,这样的饭,一根菜心都不要,绝对可以白吃三大碗。第三种是与熏肉同煮,贵州山地的熏肉是吊在火塘之上,长日烟熏而成,形与色偏暗,有些土土的原始面目,切成小粒与糯米同煮之后,又增添了一种五香的口感,其中肥肉的部分更近乎透明,融入白米粒,滋味混杂,兼有柴火气与日月光,好像吃的不是这一顿餐食,而是无数个雨落黄昏、烟升火塘、心事沉沉的漫长年月。

除了掉进糯米缸,还得补记一笔猪头肉。永义乡有一处树龄1300多年的紫薇王,当地人奉为神灵,常去拜谒求佑。我们在时,恰逢一家老小在此庆祝,供奉之物为两只披红着绿、黑黑壮壮的大猪头。我们只管看热闹拍照,主家拜谒邀请我们同食:说是分食的人越多,庆祝会越灵验。一千人全都赤手空拳,主家只凭一把薄刀,在猪头上切切拉拉,

在场几十号人便人手一块,毫不客气地开心大嚼。那面目粗犷的猪头在完成了供奉使命之后,只十来分钟就变成了一副头骨架,完成了它的第二个使命:舍身一饱众人胃口!高天深山之中,面对千年紫薇王,赤手大啖热乎乎的猪头肉,这实在是难以预料的经验!那种原始的香气,豪放的吃法,众人同乐的场景,实在不负天地之灵。

### 触觉:小木屋之夜

印江山区多木,许多寨子便是因地取材、因地制宜,搭成各种木屋,也许生活上并不特别便利,但对游客而言,这样的投宿经历总是有趣和别致的。在石板寨和黑河湾,当地的酒店都是院落群集式的小木屋,便于游客集散,可独住,也可团队包下一楼,也可二三好友共室。

木屋有几个特点:一是有森林质感。久居都市的人,对自然总有饥渴,进入山脚下的小木屋,推窗见山,出院入山,有种住进大森林般的心理暗示,更有格林童话般的神奇与穿越感,此种放松与愉悦,恐怕怕得上100个心理医生或100篇心灵鸡汤。二是有木头香气,这个自不待言,床、地板、墙壁、门板、扶栏、楼梯,包括卫生间,通通为木头,木香纯粹,淡淡入鼻,以手抚摸,亲切温润,真有说不出的感动。三有吱吱木响。哈哈,小木屋完全不隔音,某人打呼噜,某人打手机说情话,某人酒醉敲墙,某人深夜谈人生,统统整幢楼清晰可闻,就连你半夜起身看山头的月亮,那吱吱吱的脚步声也会响彻整个院子。有趣不?

深夜寒气渐重,小木屋旅舍的大堂里,老板娘生起一堆火来,火上“笃笃笃”烧着一大罐子泉水,大家拱手团团相坐,泡上本地茶叶,长夜闲聊,那真是天下头等快事。炉火热烘烘的,烤着膝盖,人们的脸庞开始发红出汗,看着外面黑乎乎的夜晚,奔腾的时间似乎就此停留了,脑中的万般欲念也就此停留了。一位本地的老奶奶,80多岁了,也挤在我们中间,低着头打盹儿。遥想千里之外,大屏幕股市滚动,十字路口车灯滚动,点钞机上钞票滚动,人们还在万丈红尘中争名夺利,此处与彼处,那个

## 讲述

# 一场战役和一个飘荡的英灵

□刘月新

济南的解放阁,我不是第一次来,但此时站在这里的心情与往日却大不相同。因知晓了一个英烈名字,和他生前死后轰轰烈烈、坎坎坷坷的跌宕境遇,我崇敬、迷惑、愤慨,总试图从中找出点什么。几年中,我无数次到纸质史料中去洞悉一场战役,用心去体察一个英烈死后灵魂飘荡的苦楚与无奈;从他活着的战友和亲人人口中,聆听他的骁勇善战及死后所受的冤屈与不公。而后,我有了一个决定,再去解放阁,去拜望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,去告慰一颗曾经痛楚无奈的英灵的心。

烈士的名字叫段文和,在济南战役之前,是华野十纵29师87团二营营长。88岁的冯殿良老人,说起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战友,表情凝重,满是敬重。老人曾在二营当过排长,三次负伤,最严重的一次是淮海战役中被炸断三根半肋骨,至今有三块弹片还嵌在肉里。他说,抗战爆发那年,段文和才17岁,被日本人抓去东北当华工,差一点被折磨死。一年后逃回家乡,誓死参加八路军。当时在杨和寺五区,没有枪,他就去敌人手中夺。躲在村子拐角处,一下弄死两个鬼子,夺了两支枪,当上了副班长。后来区队升为县大队,段文和是五连连长,人称“铁帽子五连”。后升级渤海军区。部队一直向西打,打下了南皮、东光、桑园、吴桥、德州、沧县,后来又参加了莱芜战役、泰安战役。段文和成了威震四海的“夜猫子五连”连长。汶上战役打吴化文时打得最苦,真是血流成河啊。这时段文和已是营长。“三八十纵进入大别山,我们都去了。打济南战役时,他表现得最英勇。”

老人告诉我,按照粟裕“攻城打援”的战略方针,1948年9月16日,段文和和他所在的西集团十纵队,高喊着“打下济南府,活捉王耀武”的口号,向外围重镇古城挺进,打响了济南战役的第一枪。济南战役打得异常艰难,用了8天8夜。他们袭击匡李庄,由李庄、双山头、长清等据点,形成了对敌王符河防线要点阵地古城的三面包围。继而攻占古城,占领西郊机场,迫使守卫城西的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起义。到22日,连续鏖战6天6夜的攻城部队,歼灭了包括商埠在内的济南外围守敌,又发起了对普利门、永镇门的进攻。进入城区,守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死角顽强抵抗。刚开始,3纵一个营上去转眼就打没了,8师的王师长牺牲。营教导员刘挺柱挂花,头部负伤,整个营都打光了。段营长向楼里喊话,说我们都是同胞,只要放下武器,咱就不打了。楼上的守军就向外扔枪,打出白旗。段文和带领士兵就往院里冲。这个身经百战、对胜利充满信心的营长此时想到的,肯定是和平,是解放。但是,楼里穷途末路的国民党狙击手向他和他的战友开了黑枪。

老人说,见段营长牺牲,战友们都打疯了。攻占邮电大楼以后,一个战士一梭子弹报销了十几个已经缴械投降的重伤俘虏。

段文和78岁的弟弟段秀胜,讲起二哥及跟随三哥去济南运尸那段经历,老人家伤心不已——我从小父母双亡,由几个哥哥带大。1945年打无棣之前,我在姑家见了二哥最后一面,吃的是韭菜猪肉馅饺子,从此他随主力部队过了黄河,越打越远,就再也沒有回过家。二哥哥牺牲时只有28岁,还未曾结婚。打济南那年我才15岁,当时不知道二哥哥牺牲。乡里送信来,叫我家到县民政科开信,去济南医院看二哥哥。那是阴历的十月,我和三哥持民政科开的信一路去济南,沿途凭信部队管饭。到济南后才知二哥哥已牺牲。来到二哥坟前,棺材埋得很浅,是柏木的,上边贴着“段文和”三个字,和通信员的棺材埋在一起。送灵的场面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棺材上贴满了挽联,一个连的兵为二哥送灵。士兵们抬着棺材,60里一站,另一连再接上。过黄河上船时,为安全起见,把“段文和”条幅和挽联撕掉,扔到黄河里了。

二哥哥是个有威望的人,提起他的名字,方圆百里的乡亲们没有人不知道。县区委给他召开追悼大会,四里八乡的干部群众都来凭吊,摆祭,送挽联,还有唱戏的。早年清明节,学生都来给他扫墓。

段文和所在的县,在1965年重新划分区域时,老县城被分到漳卫新河以北的河北某县。他所在的新县于1972年修建烈士祠,把撒在河北陵园的烈士迎回了家。可就在这期间,公社民政人员下村做调查,捞上来的烈士名字竟是“段文海”。这一错就是35年。

自从段文和变成了段文海,段文和就彻底消失了。他的坟前一下子冷清起来,家里烈士待遇也没有了。到了清明节,只有段秀胜一人到哥哥坟上添几锹土,陪他说说话。开始,段秀胜也没怎么在意。一次,他去县里办事,专程到烈士陵园看望哥哥,却怎么也找不到段文和。后来才知道,县志、烈士祠、济南解放阁等所有的记载里,段文和统统成了段文海。段文和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?段秀胜急了,哥哥为和平和解放而牺牲,总不能连个名字也没有了吧?这样做对不起哥哥。他说,再过几年,俺要是不在了,二哥可就真成了无人过问的孤魂野鬼。他要求把哥哥的名字改过来。有人告诉他,这要公社和村的两级证明。而村里的那个证明,段秀胜开了35年都没有开出!

何以不为?难道这是件很难的事吗?老人说出的答案竟是那样的匪夷所思:在“文革”中,段秀胜一句话得罪了村干部,那人怀恨在心,而那人在村里一直“主政”40多年。因此,段文和就有了消失35年而不能回家的“理由”。

自古以来,冤假错案多多,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因一己私事,故意把烈士的名字弄错。

都说烈士是有灵魂的。如果真有,那么没有了名分的段文和,这35年中,灵魂安放何处?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人们,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,他知道?

段秀胜是个血气方刚的人。他说不能让哥哥流血又流泪,死了连个名分都没有。他曾一度到处上访告状。他的日子越来越难。后来,不得不背井离乡。他带着女儿去了北京,讨饭,打工。在一个军队医院谋了个看大门的差事。渐渐地,他有了幻觉,一见到穿军装的大男人,就追上前去。他说那人很像他的二哥。再后来,老人带病回到了家乡——那个养育了他和哥哥的家乡。

2005年,这个县第三次重修烈士陵园。段文和遇到了一个称职负责的史志办主任,一个对红色文化痴迷的“女秀才”。“女秀才”带人逐户走访核实每一位烈士情况时,段秀胜终于得以与其面对面述说,段文和的名字也终于重见天日。

段秀胜老人神秘地告诉我,就在二哥名字改过来的那一年,他的坟头上突然长出一棵榆树,一分两杈,笔直向上。2009年,这个县为段文和树立了碑。面对荒草中凸起的孤独坟冢,军人家庭出身、一直对烈士有着浓重感情的女秀才泪如泉涌;活着时名扬四海,威震敌胆,死了却做起了“无名英雄”。她觉得一代英雄孤寂地安眠在此,有些悲壮,有些心酸。宽60余厘米、高两米半的墓碑傲然矗立在烈士墓前。碑的正面书写着“段文和烈士之墓”几个遒劲大字,字的上方刻有一颗闪闪的红星,热烈而耀眼。碑的背面是烈士的墓志。前去为烈士树碑的人们回来时,那一天风和日丽,人们刚把墓碑竖起,天空忽然刮起狂风,昏天黑地,风沙走石。当人们把墓碑固定好,向烈士鞠躬默哀时,天又复放晴。

从此,烈士墓前又热闹起来。

作家陈璞平写了一部纪实文学《无字碑》,纪实性地展现了解放战争时期渤海铁军身经百战、血洒沙场的英雄事迹,在写到段文和烈士时有这样一段话:

望着荒草中的孤坟,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位英雄营长当年南征北战、驰骋沙场的英姿,不由得悲从中来。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了一个甲子,坟头上的草枯黄了一次又一次,坟头上的雪融化了一回又一回,不知道沐浴了和平阳光、享受着惬意生活的人们,还有谁能记得这位曾经叱咤风云、威震敌胆的人民英雄?

时至5月,草长莺飞,万木葱茏。一群小鸟从解放阁旁轻盈飞过,几只鸽子飞来落在阁的檐上。它们想对英灵们报告些什么消息?站在解放阁俯视园下,东边的四季景公园葱葱郁郁。我知道,此时段文和烈士墓前的青草也正劲,坟顶上的榆树已为坟墓、为烈士撑起一片绿荫。东侧壁立的济南战役革命烈士纪念碑上,镌刻着济南战役中壮烈牺牲的3764位烈士的英名,但里面没有段文和,有的是段文海。英雄牺牲时只有28岁。这个28岁的军人,生前连死都不怕,对利禄功名肯定只是想也没想。但愿置身盛世的人们,珍惜这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,明白鲜花的另一头还滴着血。记住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,记住他们,记住他们的誓言和追求,记住他们的鲜血和梦想。

光明在前,美好在前,路漫漫,莫停留!



王新瑛/图文



寒冬的田野,仿佛一幅褪了色的油画,阡陌边上的大树抱紧了躯干,渐渐沉寂在苍凉的天空下,惟有那个穿红衣的女子,给长途奔波了几个小时的我们眼前平添了一抹温暖的亮色。

停车小憩,才发现那是一片菜地,女人正在握紧锄头挖大白菜,可能是收得太晚的原因,白菜帮子已经脱水风干,自然形成一层灰白的“衣裳”,路旁停着一辆三轮车,男人把剥得白白净净的大白菜一棵一棵装进车里。看到这样的场景,不由得把整个时间,每年冬天,嫂子都要买好多大白菜,把它们整整齐齐摆在窗台上,再用麻包和塑料布包好,以备整个冬天和过年食用。孩提时代的我,期待着白菜肉馅儿的饺子,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……

我想上前和干活的男人攀谈,但他理都没有理我,急急忙忙驾着三轮车走了,身后扬起一阵烟尘,女人望着远去的三轮车,将了一下泪在眼前的头发,继续弯下身去挖白菜。

这么多白菜,今年的收成一定不错,我这样想着,寻找话题和女人聊了起来。她家有两个孩子,婆婆常年生稼种在炕上,两口子一年到头在地里劳作,收成的庄稼和蔬菜只够家里人吃,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给老人看病、供两个孩子上学。

一年多前,丈夫去城里的建筑工地打工,严寒酷暑的劳作,除了自己简单的一点费用,剩下的钱都寄回家贴补家用了,就这样,两个孩子先后进了学校。女人除了照顾老人,还在自家的地里种了白菜。从立秋下种,到小雪收获,寒来秋往,眼看着青葱嫩绿的小苗一天天长大,经历了时光的孕育,也凝固了女人起早贪黑挥洒的汗水,到了收成的时候,女人在心里

我与这个我,到底哪一边更为真实、更为贴近内心、更能亘久地存活于这样的人世间?

### 听觉:侗歌弹唱手

梵净山周边的山民都有一把好嗓子,采茶他们唱,走山路他们唱,谈情他们唱,祭祀他们唱,嫁娶喜庆更要唱。当地人唱歌,态度明朗,双目含情,直爽而又温柔,就连腰身滚圆、皱纹横生的老大妈大爷也都中气十足,更在歌声中显出一种特别的妩媚。包括陪同我们行走的一位村中书记,也是歌唱好手,几位采茶老大妈对着他连续叫板,他稍稍走远一点,亮开嗓子便对,惹得我们大为赞叹。

在梵净山下的那一晚,我们更有机会听到一群年轻山民弹唱侗歌。是晚上七八点钟的光景,在游客中心大广场的露天火塘处,围坐了一群本地居民,也有我们这样的游客散坐其间。一位面色黎黑、五官分明的瘦高个男子捧一样类似吉他的乐器正弹得欢快,一打听,这叫什么琵琶,音色铮然,生动活泼。他周围是五六位男歌手,他们对面则是七八位女歌手,说是歌手,也不恰当,其实都是村民,穿着随意,白天可能有各自的活计与营生,晚间则聚到一处,唱这些流传下来的、略有改良的侗歌。一半为自娱,一半为娱客。我们一直盯着这位男歌手看,歌唱与弹奏似乎使他获得了某种特别的魅力,他调音,他试谱,他放声歌唱,他皱眉不满,每一个动作都很自信、迷人。这般单纯的情感,直白简洁的表达,在都市男女的情感游戏中是早已流逝不可追了。

他们当晚所唱的歌叫做《久不见郎心发慌》,两个声部彼此应和,男声低回温柔,女声则带着自信的挑衅;男声热烈大胆,女声则婉转深情。我们虽听不懂歌词,却一样感到心有触动,惆怅含蓄,也可能跟这样的夜色有关:火塘的火光发红,红中带橙,附近的高塔也轮流变幻出蓝色紫色黄色的照明,为每一个歌者的面庞不断调色,加上忽浓忽淡明灭摇晃的烟雾,使得我们面前的一幅侗歌弹唱图,有了一种魔幻主义的后现代色泽了。

盘算着,一地的大白菜能够卖个好价钱,和平时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积蓄加在一起,就能去县城给婆婆看病了。

随后的日子里,女人每天都会不自觉地打听菜市的行情,到了腊月,听说外面的菜价突飞猛涨,但周边集市上的白菜却一分钱都涨不上去,观望、等待、失落,腊月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了,再不把那些大白菜收了卖掉,就会烂在地里。她给丈夫打了电话,丈夫央求了半天才请了一天假回来帮她收白菜,男人埋怨,一天假的损失,就是100斤左右的大白菜。如此算来,这样的收成,也只能卖出所谓的“白菜价”了。

我们离开的时候,男子已经回来拉第二趟白菜,到了晚上,无论那些白菜能不能拉完,他的第二天都得回到城里的建筑工地去,那辛苦了几个月的工钱还没有领到手,全家人就指着那些收入过年呢。

告别收白菜的女子,继续前行,临近年末了,熙来攘往的赶集人堵住了马路,即便这冬日的寒冷,也无法阻止人们生活向前的脚步。我们的车夹在人流之中,寸步难行,透过攒动的人头,可以看见沿着马路两边摆放的商品,水果、蔬菜、农产品琳琅满目,角落里突兀的一堆大白菜,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冰冷的玉色,旁边站着一个妇女,抄着袖筒、踩着脚无言站立。她让我想起莫言的小说《卖白菜》中的母亲,寒冷、心酸,再一次漫过我的内心,年代不同了,人们为生活付出的艰辛,依然那样真实。

一路上,我满脑子都是那一地的大白菜,集市那么远,她一个弱女子,怎么才能把那么多的白菜拉到集市上去卖?那一季的收成,又能否托起她当初种下的一地希望呢?